

专家论辩电视文艺评论——

有效运用新媒体 发挥文化正能量

□本报记者 徐 健

电视文艺作为当今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渗透性最强的一种大众艺术，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传承民族文化优秀文化、引领精神道德风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今，中国电视已成为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视听媒体。以电视剧为领跑的中国电视文艺不仅创造了世界电视史上的一个个奇迹，而且不断承载着时代的期待，发挥着民族精神家园耕耘者的重要功能。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电视文艺发展的重要一翼，电视文艺评论也日益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面对新媒体的不断崛起，面对电视文艺发展中新问题、新现象带来的新挑战，电视文艺评论也遇到了“如何进一步增强有效性，提升社会公信力”、“如何建立评价标准和话语体系”等紧迫课题。日前，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中国电视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电视艺术评论发展高峰论坛暨纪念《中国电视》创刊30周年荧屏守望者和行业领跑机构表彰仪式在京举行，活动表彰了30年来为中国电视艺术创作发展与改革、理论与评论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特别是对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起到引领和护航作用的资深学者、专家以及媒体机构。同时，大家还着重围绕“如何让电视文艺评论的声音更有力度”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汤恒出席会议。

为优秀作品鼓劲而非危言耸听

“几天前，我在一家影响很大、覆盖面很广的报纸上看见一篇电视剧的年度综述文章，它根据个人的好恶把这一年的电视剧创作归结为‘小’字，得出2012年是电视剧‘小年’的结论。这个结论完全无视这一年电视剧创作取得的成绩，对中国电视剧工作者是不公正的。”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说。在他看来，电视文艺评论的责任是在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是在为优秀的作品支持鼓劲，而不是危言耸听，语不惊人死不休，缺乏事实依据，草率地得出了一个“小年”、“中年”、“大年”的结论。这样的评论无助于实事求是地找出问题，更不利于调动广大电视剧从业者的积极性。优秀的电视文艺评论应该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仲呈祥认为，2012年荧屏上出现的《火蓝刀锋》《麻辣女兵》等优秀作品，在引领当代青年人把个人理想、信仰、爱好、追求融进国家的责任、时代的担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应该否认这些作品所取得的成绩。

如今，虽然电视文艺评论的数量庞大、媒介平台多样，但却呈现出从内容到形式的

参差不齐，可谓“极端的无序和复杂”。《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认为，现在多数媒体上出现的所谓“评论”、“批评”，更多侧重于披露剧组和演员台前幕后的很多花絮，追求制造种种噱头，而浩如烟海的各类新媒体(包括微博在内)，带有情绪宣泄意味的“一句话式”的点评，更是充满了随意性。不同批评方式之间往往缺乏足够的联系，各自拥有自己的一部分受众。此外，在信息的网络传递过程中，对于一个具体节(剧)目的评价，往往被传播者有意或无意地采取选择性处理，有的地方被无限放大，有的地方完全视而不见，使得被评说的对象产生各种变异。面对这样的现状，彭程认为，电视文艺评论既要确立明确的价值尺度，也要不断探索专业批评与社会批评、大众批评的关系，积极整合批评中的建设性能量，实现不同批评之间的良性互动。

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30年来，中国电视文艺评论的地位整体来说远远低于创作，出现了三个“不相称”：和电视剧以及整个电视艺术创作的声势和地位不相称；跟文学、戏剧、电影评论的发展水平和规模不相称；跟电视艺术评论本身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不相称。“现在的评论受制于各种东西，更多地受制于资本，谁有钱就可以有版面，哪个电视剧节目的钱多，在电视上受的追捧就多，导致很多平台不愿意发批评文章。”李准说。要改变这种现状，他认为，首先要提高电视文艺评论自身的水平，扩大它的影响，加强学科美学建设。其次，要抓住电视艺术一些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理论和创作热点问题，进行综合的、有计划的、集中的争鸣。他以历史题材创作为例，认为时下楚汉题材电视剧扎堆，如何对待这一类题材的影视剧，就需要深入的争鸣和交锋。这样的题材应该怎么拍，什么不应该拍，谁的主张更有说服力，这些问题解决好，一定能够推动电视文艺评论水平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

谈及当前电视文艺评论声音“微弱”的现象，《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认为，应该从格局上对电视文艺进行门类划分，并就各自的艺术特点和欣赏特点进行定位分析，善于抓住一些创作上的规律进行集中研究和探讨，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在他看来，平台不对位是造成评论声音传递不畅的重要原因。观众看到的是电视，当他们想看专业的电视评论时，就得找杂志、报纸，这是两种完

全不同的载体。在媒介传播上，它们之间是错位的，交汇点比较少，这就影响了电视文艺评论声音的有效传递。他认为，电视台应当把电视文艺评论更多地引入到节目当中，并且使其成为电视节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文艺评论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它的效应，电视文艺批评家才能真正实现与观众的互动、交流。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也认为，面对电视文艺评论“驳杂、粗浅、弱小”的现状，应该努力提供一个高端的平台，让专家对某一个问题的声音能够集中地展现，一方面使他们的强音借助电视等媒体平台在社会上产生集中反响，另一方面也使那些松散的、芜杂的“众声喧哗”，获得一个主流的引领，为电视文艺评论注入思想含量和学术含量。

提炼电视艺术的文化正能量

在时下各类电视文艺评论中，有两种“评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一种是娱乐性的电视文艺报道，它借助大众传媒的魔力，深刻地影响着报纸的读者和电视的观众；另一种是网络互动的电视文艺评论，它借助论坛、博客、微博的自由度、双向互动性，也在影响着观众，主导着舆论。与这些“评论”相比，专业评论家借助文字来表达观点，借助杂志发出声音的速度较慢，时间严重滞后，传播力有限。对此，北京大学教授王川认为，当前电视文艺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文化正负能量混杂，优劣并存，声音很多缺乏辨别。面对这种状况，电视文艺的学术批评需要积极提炼电视艺术的文化正能量，从种类繁多、品位各异的海量电视文艺作品中认真分析，精心挖掘那些带有文化正能量的元素，并把它们提炼、纳入到当代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中去。

针对一些电视文艺作品的评论和批评，在主流媒体和在互联网、新媒体上，有时候评价的差异非常之大。“电视文艺批评面临一个‘媒介鸿沟’。”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说。“我们写文章不能总是孤芳自赏，实际上观众可能不看我们的文章，他们更关注互联网、新媒体上的看法。我们可以责怪他们‘不识货’，但这就是事实。”尹鸿认为，责怪不能代替引领，必须要用沟通的方式来完成引领。现在，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上，观众对优秀评论的需求和呼唤日益高涨，评论影响力不断增强，如果那些习惯局限在传统媒体上写评论的人，无视新媒体这一重要“战场”，就有被慢慢边缘化的可能。电视文艺评论家要学会运用新媒体与受众沟通，发出

新媒体报道领导人调研 增强透明度展现新气象

据新华社电 近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中央媒体微博，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调研持续刊发消息和照片，备受舆论好评。微博报道，作为新媒体一种崭新的报道形式，在打通不同舆论场、聚合正能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互联网普及率突破40%。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民意的表达。网络本身也会因为传递真情、还原真实、探寻真相，而展示力量、凝聚力量。

新媒体报道领导人调研，生动、鲜活，让人耳目一新。中央领导同志与普通民众的互动，通过具体细节增强了现场感，不仅让公众了解到当地群众的生活处境、所思所盼，而且了解到领导人当时的所见所闻、所言所行。通过这些细节，公众可以见微知著，预知一次普通调研可能给国家大政方针

产生什么影响。新媒体报道，增强了领导人调研的透明度，这也是保障人民知情权的具体体现。

新媒体报道领导人调研，是对转作风、改文风的一次考验。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中宣部发出指导性意见，要求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等改进文风，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新媒体刊发每一条消息、每一张照片，都会立即与网民见面，如果作风、文风沿用老套路，立刻会引来“拍砖”。要顺应新时代新闻传播的特性，没有好作风、好文风，就会失去读者，失去民众的信任。

新媒体报道领导人调研之所以备受关注，还在于从简短的文字、生动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加亲民、自信、坚定的一面，对明天的生活更加充满信心。(黄 冠)

本报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度优秀论文奖近日在京揭晓，黄发有、西渡、刘纳、张新领、解志熙、吴小美、洪子诚等人的7篇论文获奖。

本次评奖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责任编辑和执行编委推荐篇目，经过专家投票评选和评委会会议审核，最终确定获奖论文。评委会认为，黄发有的《跨媒体风尚与文学的前途》从文学与生产、文学与传播、文学与阅读等维度，描述了文学生产内在性的变化，并从变化的秩序里思考如何寻找文学坚守的道路。西渡的《冷热不调：浪漫主义在中国新诗中的遭遇》梳理了浪漫主义“未及盛开就过早凋谢”的过程，并提出在今天要“重新补一补浪漫主义的课”，体现出对中国新诗发展的现实关怀。刘纳的《新文学何以为“新”？》从语言学角度探析语体新变对于新文学生成的重要意义，把新文学之“新”落实于白话语体及其开启的思维与表达方式之“新”，立论鲜明，阐述充分。张新颖的《“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注意到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及其后来的服饰研究之间的关系，以较开阔的视野、相当丰富的实证材料说明了沈从文前后期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解志熙的《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文学行为叙论》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精神解密，深刻揭示了作家内在世界与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吴小美的《悲剧美：老舍精神与艺术之魂》以《茶馆》为中心，分析了老舍作品的悲剧美，语言干净利索，逻辑清晰。洪子诚的《丙崽生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与修改》考察了对小说《爸爸爸》的不同解析和作者所修改的不同版本，探究丙崽这个文学形象与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的微妙联系，从中见出时代之变和作家之变。(欣 闻)

两部论文集探讨 长篇小说和诗歌艺术

本报讯(记者 王觅) 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编的《长篇小说艺术论——长篇小说艺术暨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论文集》和《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两书，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艺术论》收录了部分专家学者向2009年中国作协举办的长篇小说艺术暨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近30篇，分为“创作篇”和“理论篇”两部分，从长篇小说的创作流变与审美经验、问题与思考、新趋势与新样态、文体与观念、主题与要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诗歌艺术论》收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和诗评家向2010年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30余篇，分为“综述报道”、“诗与艺术”、“诗与传统”、“诗与时代”、“诗与标准”、“诗与发展”、“诗与传播”等部分，总结研讨了我国诗歌创作艺术方面的成就与不足、经验与教训。

《卖火柴的小女孩》 传递温暖和希望



本报讯 新年到了，整个小镇都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一个赤脚的小女孩却在孤独地卖着火柴。没人买她的火柴，给她温暖，她只有点燃火柴温暖自己，希望也随火柴燃尽而消逝……家喻户晓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曾经影响了无数的孩子。元旦之际，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这经典作品搬上舞台，以戏剧的形式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也为中国儿童推出的“2012世界经典童话年”系列作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贴合剧情的音乐唱段、唯美炫目的舞美设计、演员的精湛表演，在一个多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卖火柴的小女孩》深深吸引了在场的观众们，火柴的光芒也成为传递温暖和希望的象征。而除了这些观众能直接感受到的亮点之外，据该剧导演焦刚透露，该版《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剧情上既忠实于原著，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的人物。如取自《老路灯》的点灯人以故事讲述者的身份为该剧穿针引线，出自《踩着面包走的女孩》的傲慢女孩英格儿也为故事增添了不少新意。感人至深的温情改编，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熟悉而新鲜、感动而意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形象。(王 觅)

宁肯：躲在小说背后的诗人

本报讯 新世纪以来，宁肯创作了《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等长篇小说，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宁肯的小说关注城市，采用智性的叙述，给文坛吹来一股异质之风。

“宁肯是一个介人精神痛苦的作家。”陈思和在近日举行的宁肯作品学术研讨会上说。宁肯的小说通过一些隐晦性的表达来描述自己的思考。“宁肯小说里的人物对历史的剧痛守口如瓶，却感到五内俱焚。正是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导致了整个小说叙事十分特别——似真似幻，闪烁其词。”

陈晓明则用“文坛的刀客”来形容宁肯：“他的小说太特殊了，和谁都不一样，他的东西有着鲜明的自己的印记，就像刀客一样。刀客都有自己的刀法，是属于他自己的绝活。他用刀雕刻了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痛感，为汉语

小说提供了崭新的经验，特别是关于城市书写的经验。”施战军认为，宁肯是在进行一种“孤岛写作”，即通过写作构筑了属于自己的“巨大建筑”。

杨扬认为，“文学有时候需要寻找

一种新的可能，宁肯小说就具有这样的特质。《天·藏》等小说里出现了许多关于宗教的注释，这不仅是出于修辞上的考虑。”王鸿生则认为宁肯“智性得还不够”。好的叙述，应该不断突破小我越向无限，宁肯的作品虽然也具有这些特质，但可以更充分一些。

邵元宝把宁肯的语言和老舍的语言进行了对比，认为老舍的语言是把北京话那种真的、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宁肯则是用诗的一面展现了另一种北京的语言。“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宁肯其实还是一个诗人，不过是一个躲在小说背后的诗人。”(欣 闻)

为迎接新年，国家大剧院近日推出了两台“音乐盛宴”——新年音乐会与迎新声音音乐会。在新年音乐会上，指挥大师艾森巴赫携手打击乐演奏家李飏、钢琴家齐蒙·巴托、美国女高音歌唱家玛丽莎·蒙塔沃，以及小号演奏家戴中晖、歌唱家朱迪思·豪沃思和迟迺明等，与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共同呈现了一台精彩的新年演出。之后举行的迎新声新年音乐会上，中国乐曲《对花》《三番》、芭蕾舞剧音乐《阿莱城姑娘》等曲目相继奏响，将新年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徐 健)

